

# 论《姐妹们》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

王 革, 张建颖

(南京审计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9)

**摘要:**《姐妹们》是乔伊斯的处女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乔伊斯所有小说的开端。然而在国内,该小说被长期忽视、误断因此被低估,被认为是以莫泊桑和契诃夫式的现实主义手法写成。该小说从异化主题、顿悟模式和“显示”叙事等方面显示其现代性,因此可以说它是现代短篇小说的先声。

**关键词:**《姐妹们》;现代性;主题;模式;叙事

**中图分类号:** I56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750(2010)04-0072-06 **收稿日期:** 2010-05-10

**作者简介:**王革(1967—),女,安徽六安人,南京审计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张建颖(1958—),女,浙江黄岩人,南京审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学。

**基金项目:**南京审计学院基金项目(NSK2009/B29)

结构主义批评理论认为,一个作家的某篇作品与其前后的作品,形成一个由文类的延续与差异组成的系统,每一单篇作品不同的意义表层都受到这个系统的深层意义控制。《姐妹们》是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乔伊斯写作生涯的开端,体现了典型的乔式风格。有评论写道:“《姐妹们》无疑是乔伊斯一生作品的开端。……从《都柏林人》到《肖像》到《尤利西斯》最后到《芬尼根守灵夜》,如果把乔伊斯散文体的文学成就视为一条轨道,那么《姐妹们》就是这条轨道的起点,其意义重大”<sup>[1]176-177</sup>。比较1904年首次发表在《爱尔兰家园》(The Irish Homestead)的《姐妹们》,我们会发现1914年结集《都柏林人》出版的《姐妹们》有大量的修改,增加了“东方主义、梦境、忏悔、瘫痪、磬折形、圣职买卖”等重要内容,小说形式也进行了大量的调整。十年的修改本身即说明作者重视的程度和所倾注的大量心血。但目前国内对该小说的关注不多,通过中国期刊网查询,1994年至今为止,严格意义上专门研究该小说的只有2篇论文,其他只是附带研究。国内外存在着一些误读,认为《都柏林人》是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延续,是“以莫泊桑和契诃夫式的现实主义

手法写成”<sup>[2]</sup>,甚至连作者弟弟斯坦尼劳斯也称乔伊斯为狄更斯和巴尔扎克一类的“毫不妥协的现实主义者”<sup>[3]</sup>。其实《姐妹们》在主题、意象、反讽、结构、原型、结局等方面都存在着现代性,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有显著的区别。本文拟从主题、模式及叙事三方面进行探讨,揭示它是现代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

## 一、主题的现代性

《姐妹们》的现代主义文学的主题思想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小说表现了危机意识。社会语境造就了他的危机意识。在乔伊斯生活的时代,爱尔兰处于封建殖民社会,自治运动遭挫,民族四分五裂,内战不断,政府腐败、文明衰落、道德败坏、经济衰退,民不聊生。1850年后的大饥荒使人口剧减。在英国殖民者、罗马天主教会、狭隘民族主义和庸俗商业文化的钳制下,都柏林人在心理上、行动上都陷于瘫痪。深感民族危亡的乔伊斯能直面生活,用艺术去解剖爱尔兰社会、民族精神的死亡状态。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大量描写社会阴暗和人性的丑陋,揭示可怕的现实,表达人们普遍

存在的危机意识。从首篇《姐妹们》到末篇《芬尼根的苏醒》都贯穿了死亡的主题,描写诸多的死亡促使国人清醒进而获得新生是作者的目的。比较同时代的作品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创新,《姐妹们》发表在《爱尔兰家园》时,同期登载的其他作品都以描写爱尔兰的田园生活为主,而且刻意营造“凯尔特人的朦胧”,掩饰爱尔兰的愚昧落后。而乔伊斯却选择城市为题材,刻意揭示其丑陋,描写丑恰恰是现代文学的特征之一。“结果‘主题’概念变得几乎不认识了,以前没人这样使用城市题材。”<sup>[4]</sup><sup>433-434</sup>

其次,它反映了信仰与理性的失落。受到尼采“上帝死了”思想的影响,作者开始反思传统理性和价值观,发现导致人民麻痹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天主教会。天主教会完全卷入政治,在关键时刻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出卖国家,“磬折形”和“圣职买卖”就是对教会罪行的概括。揭露爱尔兰人的宗教虚妄、精神瘫痪是贯穿乔伊斯作品始终的主题。“瘫痪/麻痹”(paralysis)这个词在1914年版小说的第一段就直接出现。这种生理意义上的“瘫痪”在乔伊斯随后的系列作品里引申为一种隐喻符号,成为爱尔兰民族、国家及宗教瘫痪的象征。作者曾说:“它的田园已经荒芜,宗主国在它上面种下了饥饿、梅毒、迷信和酗酒。清教徒、耶稣会士和抱残守缺的人在上面大量滋生。”<sup>[5]</sup><sup>126</sup>而且,他认为天主教教义违反人性,扼杀人的创造力,“教会的训导和影响使个人的创造力瘫痪”<sup>[5]</sup><sup>142</sup>。1914年版第一句就奠定了整本书的基调:“这一回他没有希望了。”<sup>[6]</sup><sup>1</sup>对任何基督徒来说失去了希望也就是失去信仰,弗林神父最后打破了圣杯,忏悔了自己的行为,背叛了自己的宗教。

第三,小说涉及了异化观念。神父原型是作者舅舅查尔斯·欧康诺。“他之所以被吊销神职,据说他另有收入,拒绝支领份内的教区奉献金,有犯上的嫌疑。”<sup>[7]</sup>出生于爱尔兰贫民之家的弗林通过当教士改变了命运,被送到天主教圣地罗马受训,导致了异化。“很多爱尔兰青年通过当教士获得了地位和舒适的生活。如果他们是有意为之而非出于信仰,他们也就犯了买卖圣职罪。”<sup>[8]</sup>评论界认为神父是性变态,他反映了天主教和维多利亚时期的禁欲倾向。同时穷困使妓女遍地,性病流行。也有人指出神父是梅毒患者,这

种病被认为是世纪末病症。Waisbren 与 Walz 在 *Paresis and the Priest: James Joyce's Symbolic Use of Syphilis in "The Sisters"* 一书里有详细的叙述。乔伊斯勇敢地触及了性变态禁区,抨击了宗教对人性的压抑,“与爱尔兰的每一种宗教和社会势力进行较量”<sup>[9]</sup>。弗林神父遭受了性霸权的压迫、宗教的禁锢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压迫,最终走向异化崩溃的深渊,是权力规训下身体异化的极好诠释。从弗林神父起作者开始关注知识分子的变态人格,将之纳入了文化批判的视野。以后《偶遇》中的变态老头、《阿拉比》中死去的神父房客、《尤里西斯》里瘫痪的里奇都是这类人。临死前弗林神父醒悟过来,想回到儿时生活过的利菲河南岸爱尔兰贫民区,“他老是说,趁夏天没有过去,要拣个天气好的日子,乘车出去,只是为了再看一下爱尔兰镇的老家——我们都是生在那儿的。”<sup>[6]</sup><sup>10</sup>他最后认识到宗教对人的异化和对人性的摧残,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处于“完全清醒,却好像在痴笑”的悲惨状态。作品还涉及现代主义作品中庸众的异化问题。老神父的两个姊妹为筹钱给他去罗马和照顾他终身未嫁,她们深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毒害,愚昧麻木。整篇故事是她们关于老神父的闲聊,没有一点自己的内容,“当故事中的女性准备说话时,她们的语言降低成空洞的乱语。不能掌握父权话语,她们只能为强加其身的文化环境作奴仆”<sup>[10]</sup>。两姊妹都毫无觉悟,“不憎恨甚至还感谢教会驱逐了可怜的詹姆斯”<sup>[11]</sup><sup>11</sup>。虽然躺在棺材里的老神父相貌狰狞,她们还是赞扬“他的尸体体面”。Margot Norris 认为《姐妹们》是一篇“背叛了性别歧视政治的小说,用自然主义的方法描写了女性的贫穷、被忽视和悲伤的故事”<sup>[12]</sup>。除此以外是老科特、姑父等人,他们具有爱尔兰世俗浅薄的商业气,酗酒而唠叨。老科特在酒厂工作,生产的“酒”(spirit)与老神父监管人的“精神”(spirit)相对应,他的酒糟鼻与老神父的姓(Flynn 在爱尔兰语中是“红”的意思)相呼应。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爱尔兰民族工业衰落,只剩下酒厂,而酒精让爱尔兰人麻痹堕落。后来《无独有偶》里的法林顿、《圣恩》里的克南都是这样的牺牲品。老科特和老神父分别代表爱尔兰世俗和精神世界的双重堕落异化。

第四,小说还表现了逃离寻父主题。现代主义作品常常表现父子矛盾主题,父亲的形象总是

代表着权威、纪律和秩序,而新一代则反叛和抗议这种专横残暴。爱尔兰父权社会里,无论是民间和书斋都没给孩子们提供健康的教育,他们遭受着精神和人性双重束缚。他们向往自由,都在寻找父亲,但引领他们进入象征世界的都是些不合格的人。《姐妹们》中的男孩先被老科特灌输酒厂轶事等世俗商业文化,后被神父灌输宗教教义和仪式的各种繁文缛节。他学会势利、鄙视老科特,说他是“老蠢货”、“讨厌的老傻瓜”。在老神父这里他更受压抑,老神父为了给自己取乐就拿问题来为难男孩。所以当孩子得知神父死亡的消息后,竟没有悲哀的情绪,因为神父的死意味着孩子的生,这也是生死循环主题。父子冲突这一主题一直在作者其他作品里重复,如《偶遇》中巴特勒神父与迪仑兄弟,《无独有偶》里的法林敦与孩子,《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里的阿诺尔神父与斯蒂芬等都是如此。学童们想象着逃离书斋和现实,如《姐妹们》中的小孩想逃往东方异教的波斯。寻找与逃离主题一直贯穿着作者的作品,如《偶遇》中的学童寻找绿眼睛之行,《阿拉比》中少年寻找阿拉伯之行等等。这既符合儿童心理,又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反封建、提倡人的自由的思想。乔伊斯把儿童放在被封建文化摧残、损害的弱者地位加以审视,使文本表述具有很强的悲剧意识和发人深省的震撼力。

Friz Senn 指出小说里“瘫痪—腐烂—死亡与自由—逃离—生存”的主题共存<sup>[11]66</sup>,这也是贯穿乔伊斯小说始终的主题,闪耀着启蒙运动的光辉。

## 二、模式的现代性

“这是一个全新革命的小说,直率、彻底现实,没有多余的陈词滥调或多愁善感。但评论界很不热心,爱尔兰还未准备好接受乔伊斯。”<sup>[14]</sup>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欧洲都强调小说要有情节,要有开头、高潮和结尾,具有统一性、完整性。而《姐妹们》则反其道而行之,轻情节和逻辑,具有开放性结尾。

首先,作者采用顿悟小说模式,打破了以故事为中心的传统。有评论认为《姐妹们》不是顿悟小说,但从1904年乔伊斯写给 Curra 的信来看,该小说就是顿悟小说:“我正在为报纸写一种灵光乍现(epicleti)的文章,十篇左右,现已完成一篇。”<sup>[15]</sup>但这种顿悟显然没有后来的《阿拉比》、

《死者》那样典型。该小说写小人物“近乎无事”的悲剧,淡化故事情节,通篇都是平凡琐事,不能形成波澜,“结果关于‘主体’观念的变化几乎不被认可;以前没有人这样描写城市。在《都柏林人》故事中,乔伊斯甘愿冒险去淡化情节、故事、行动。他预料到一些人抱怨这些故事什么也没说”<sup>[4]433-434</sup>。而减弱故事情节的作用甚至彻底取消故事情节,正是新文学的起点<sup>[16]465-471</sup>。小说记录了无关紧要的谈话,仅仅表现某种气氛、某种情境,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忆童年经历的形式叙述故事,以及故意不去发展故事情节,这是十分新颖的成份”<sup>[16]465-471</sup>。小说以自传、回忆录形式很富于抒情的情调,而“抒情作品对史诗作品的渗透,是传统史诗形式的破裂”<sup>[16]465-471</sup>。小说开启了富有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的都柏林之门。都柏林浓厚的宗教气氛、贫困愚昧的市民、利菲河两岸不同的世界、阴暗的街道、昏黄的灯光,构成了典型的封建殖民都市,具有乡土性,隐藏着一种对故乡“想象的乡愁”,为后来作品所反复描绘。

该小说开始从外向内转化,用心理现实主义探索人们的魂灵,将目光从外部现实转向“心灵的幽暗处”,从而折射出外部世界的复杂多元,写作技巧已经表现出了意识流的前兆,这为后来的《尤里西斯》奠定了基础。对《姐妹们》中“我”的心理描写主要表现为人物的直接内心独白。如“我”背诵经文时并不能全神贯注,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父“变了色的大大的牙齿,而舌头就贴在下嘴唇下”的细节,“我”竟然“觉得那老神父正躺在棺材里微笑”。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封建教育给儿童造成的心理压力和情绪恐慌。乔伊斯用梦来揭示深层心理活动,“我记得在梦里看见天鹅绒做的长窗帘,还有一只古色古香的吊灯。我觉得自己漂泊到了遥远的地方,在风土人情都很陌生的异乡——或许到了波斯吧……”<sup>[6]6</sup>,揭示了孩子希望逃脱宗教统治、逃离现实的潜意识。“故事”淡化了,外部世界的意义削弱了,物质环境的描写让位于精神生活的展示。由于着重内心描写,《姐妹们》没有完整的结构模式,没有开始和结局,结构不统一,首尾不对称,以儿童的内心感受开篇却以姐妹的言行收尾,是开放性结尾。仅仅再现事情的状态而不去过问事件的连续,这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极具现代性。从《姐妹们》到《芬尼根的苏醒》都贯穿着一系列的顿悟。

小说使用象征主义手法来揭示主题,形成了特定的象征符号系统。《姐妹们》里的神父住在“大不列颠”街,死于7月1日(原版为7月2日)。这个被修改的日子是个不容忽视的象征符号,隐含了爱尔兰的屈辱史。首先,在1690年7月1日的博因河之战,詹姆斯二世与爱尔兰联军被威廉打败。据艾蒙德·柯蒂斯斯的《爱尔兰史》介绍,这是改变爱尔兰的六大战役之一,残留下来的盖尔传统、文化及语言遭到了致命的打击。选择这一天无疑是为了象征英国殖民势力对爱尔兰的奴役。其次,7月1日是天主教的“圣血节”,按照天主教义,在这天罪人可以得救,而神父在这天死去,则象征宗教的虚妄。圣杯被认为曾经盛放基督的血液,圣杯被打碎,象征宗教信仰的丧失,他的死亡象征宗教信仰的瘫痪。而他的死因则是性压抑,因为“唾液沾湿了的嘴唇”在西方人的观点中被认为象征性欲<sup>[17]</sup>。可是在孩子眼里,神父虽死犹生,“在死亡中庄严而狰狞”(solemn and truculent),似乎还在恐吓孩子。神父身着“泛着褪掉的绿色”、“古董似的法衣”。绿色是爱尔兰民族的颜色,是爱尔兰的象征。褪色的绿显然象征爱尔兰身份、历史、文化的沦丧,乔伊斯在以后的作品里曾屡次使用。“磬折形”是矩形的一角切除相似的小矩形后剩下的部分。“Cirlot的《象征词典》认为这是一个不完整的矩形,象征着痛苦和内在的不规则,但也应象征不完整性。《姐妹们》中被损害的神父弗林试图通过教孩子而获得完整性,复制自我。”<sup>[11]</sup>而男孩的清醒意味着神父后继无人。“波斯”象征自由浪漫的异国异教世界,使人联想到《一千零一夜》里的梦幻世界,这与后来《阿拉比》中男孩的梦想相呼应。为了兄弟牺牲了自己一生的伊丽莎和南尼两姐妹,象征圣经中守卫拉撒路尸体的玛丽和玛莎姐妹以及埃及神话里守卫Osiris的女祭司Isis和Nephthys,但圣经中的拉撒路最后复活了,Osiris做了冥王,而都柏林的弗林却无法复活。

### 三、叙事的现代性

叙事方式的更新和递进是小说演变的灵魂。“对新小说来说,最艰难、最关键的变革不是主体意识,也不是情节类型或者小说题材,而是叙事方式。”<sup>[18]</sup><sup>[15]</sup>Levitt认为《姐妹们》是用“显示”(showing)而非“讲述”(telling)故事,要求读者积极参

与而非被动阅读它,描写的世界是不定的、碎片的而非确定的、整体的。他还认为,这是现代文学与维多利亚文学的差异之所在<sup>[19]</sup>。

《姐妹们》整个故事基本上都从学童“我”的所见出发,并控制在所思所闻的范围内,与“我”的独特身份相吻合。神父及其姐妹、老科特和姑父、姑母代表都柏林的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上层与下层两个社会。学童作为连接点把他们联系起来,反映出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同时学童的地位与身份决定了他与这两个世界都有一定距离,他见证经历了整个事件,同时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观察、讲述与解释它。学童内视角的运用也形成两篇小说形似散文、只截取生活里“横断面”的“夹心”结构:

姑父家(世俗世界)—男孩—老神父家(精神世界)

儿童视角的运用具有深远意义。华兹华斯在《彩虹》一诗里提出“儿童是成人父亲”<sup>[20]</sup><sup>[145]</sup>,儿童视角可以摆脱成人的理性局限,揭示潜藏的虚伪丑陋、庸俗残忍,让人们在开心的笑声中获得精神感悟。这方面孩子与巴赫金狂欢理论里的疯子、傻子有类似之处。“愚蠢,这是反面的智慧,反面的真理。……它摆脱了官方世界的一切规范和约束,同样也摆脱了这个世界的关怀和严肃性。”<sup>[21]</sup>细读这篇作品会发现,除了孩子特有的天真幼稚外,学童似乎是最清醒、最富反抗性的人物,对封建宗教、对老神父和酒鬼科特先生等人的本质能一眼看穿,也敢于讽刺嘲笑,就如同安徒生《皇帝新衣》童话里喊出真相的孩子。《姐妹们》的第一句就指出“这一次他没有希望了”,在结尾又拒绝了象征圣酒和圣饼的雪利酒和奶油薄脆饼<sup>[22]</sup>,天真的儿童在作品中成为一个成熟的观看者和思考者,巧妙地审视了成人世界的荒谬,完成了一个边缘者的文化批判使命。同时儿童视角有意识而又合理地省略了作品中其他人物如老神父等人的内心世界,凸显了人物灵魂的麻木,闪耀着启蒙思想的光辉。但是这篇小说并不完全是儿童视角,儿童的声音在叙事中显性地浮现于文本表面,成人叙述者的声音隐性地潜伏于文本背后。“那张灰白脸庞仍然盯着我。它在喃喃细语。我知道,他要忏悔什么罪过。……但随后想起来了,它是由于瘫痪而死的,于是感到自己也吃吃笑起来,仿佛表示要赦免他买卖圣职一般的罪孽。”<sup>[6]</sup><sup>[4]</sup>

这一段关于“我”躺在床上思考的表述冗长而复杂,远远超过孩子的智力范围,而且从内容上看,追究及赦免神父买卖圣职的罪也不是小孩力所能及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独特创新,因为这篇作品中出现了成人与儿童明暗交织的两重世界、成人与儿童的双重话语、过去与现在的时间往复,这使它呈现出复调的诗学意味。

福楼拜强调“取消私人性格主义”,主张作者不偏不倚地再现生活,要求小说家与其小说主人公保持一定距离。乔伊斯受其影响,采取了男孩(叙述者)视角。作为旁观者,“我”并不是故事的真正主角,与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因而具有可靠性。但同时“我”毕竟是孩子,年龄、身份、地位、阅历的限制,造成了小说主题、情节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男孩的困境不在于他是不能做出决定的行动者,还是不能自我控制的叙述者。”<sup>[23]</sup><sup>12</sup>许多情节形成空白,读者需要调动想象力才能补全,从而产生因陌生化而延长的审美效果。小说中弗林形象引起评论界的很大争议。有人认为他是爱尔兰文化、宗教的象征,是爱尔兰的上帝,也有人认为他是同性恋、是怪兽。这是因为整篇小说他未说一句话,其形象是通过儿童的回忆和周围人的谈话拼凑而成的。这种叙述具有可信和可疑的双重性。“说它不可靠,是因为小孩阅历有限;说它可靠,因为小孩天真无邪。”<sup>[24]</sup>这种方法迫使读者放弃被动阅读的习惯,而要积极参与文本的构建。这与传统作品中的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发展大都合乎逻辑、含意明晰很不相同。《姐妹们》里的人物、情节、主题艰深莫测,具有不确定性、多义性、非指涉性等语言特征,但同时也留给读者较大的想象空间,产生新的解读兴趣,延长了审美的过程,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儿童视角的采用,显示了现代姿态,影响到他后来的文学方向。《偶遇》、《阿拉比》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等的前半部分都继续采用儿童视角。

作者还利用其他策略增加小说的扑朔迷离感。比如作品内容和标题不和谐。Albert 指出“标题大大困扰着评论界,任何随便一瞥的读者都会看出文不符题”<sup>[25]</sup>。故事以《姐妹们》为名,而12页长的小说却在第7页才出现两姐妹,“这个标题向我们发出信号:本小说非传统的生活横切面小说,也不是那些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内容的自然素描。把《姐妹们》当成现实主义文本来读

将很难解释标题。……从一开始《姐妹们》就超越了可读文本的一致性”<sup>[1]</sup><sup>20</sup>。这种不和谐的反差打破了传统读者的阅读心理期待。可以说作者后期作品《芬尼根的苏醒》里的现代性技巧——解构和含混在处女作中就开始运用了。

#### 四、结语

“现代文学的兴起不是一个逐渐吸收各种外国成分,逐渐改变传统结构的渐进过程,而根本上是一个突变,是在外力激发下一个新结构的突然出现。”<sup>[18]</sup><sup>465-471</sup>“《姐妹们》可能是乔伊斯改动最大修改时间最长的作品了。”<sup>[26]</sup>“短篇小说,正是由于它远离社会群体的性质,表现出浪漫的、个人的、不妥协的特点。”<sup>[27]</sup>乔伊斯年轻时就发下宏愿:用艺术来反抗封建殖民统治,写出都柏林人的良心,做文学上的无冕之王。他清楚地认识到英语语言文学是殖民父权文化的产物,为殖民文化服务,控制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因此他从文学策略和叙述语言上颠覆殖民书写模式,体现出一个现代主义者对民族身份的关注。比较1904年与1914年的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不仅添加了诸多内容,而且改变了传统的句法、语法、叙事等,最明显的是放弃英国双引号而改用破折号,这决不只是表面的、形式上的花招,而是深层次上的自觉反抗,可以说乔伊斯“以不同的方式,拓展了短篇小说的形式,从而体现和表达了个人经验和社会结构之间互动的一种复杂的观点”<sup>[28]</sup>。《姐妹们》开启了现代短篇小说的大门,与《都柏林人》的其他篇、《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尤里西斯》、《芬尼根的苏醒》一起形成宏大的现代艺术结构。

#### 参考文献:

- [1] Staley T F. A beginning: signification, story, and discourse in Joyce's *The Sisters* [M] // Bernaid B. Critical essays on James Joyce. Boston: G. K. Hall & Co., 1985: 533-549.
- [2] 王佐良,周珏良. 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 [3] Kelly J. Our Joyce: from outcast to icon [M].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8.
- [4] Schneidau H N. Style and sacrament in modernist writing [J]. *The Georgia review*, 1977(2): 427-453.

- [5]袁德成. 詹姆斯·乔伊斯[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 [6]乔伊斯. 都柏林人[M]. 孙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 [7]寇斯提罗. 乔伊斯传:十九世纪末的爱情与文学(1882—1915)[M]. 林玉珍,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 [8]Dilworth T. Not “Too much noise”: Joyce’s *The Sisters* in Irish Catholic perspective[J].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1993(1): 99 – 112.
- [9]Manganiello D. Joyce’s politics[M]. London: Routledge & Keen Paul, 1980.
- [10]Henke S A. Desire and frustration in *Dubliners*[M]// Thacker A. *Dubliners*: James Joyce.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2006:52 – 75.
- [11]Jackson J W, McGinley B. James Joyce’s *Dubliners* [M]. London: Sinclair – Stevenson, 1993.
- [12]Norris M. Suspicious readings of Joyce’s *Dubliner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3.
- [13]Senn F. He was too scrupulous always: Joyce’s *The Sisters*[J]. *James Joyce Quarterly*, 1965(2): 55 – 66.
- [14]Gray W. James Joyce’s *Dubliners*: an introduction[EB/OL]. [2009 – 12 – 20]. <http://www.mendele.com/WWD/WWD.dubintro.html>.
- [15]Joyce J, Ellmann R. Select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 [M]. New York: Viking,1975.
- [16]普实克. 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M]// 乐黛云. 国外鲁迅研究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465 – 471.
- [17]Steinberg F. *The Sisters* and the case of the broken chalice [EB/OL]. [2009 – 12 – 20]. [http://www.the-modernword.com/joyce/joyce\\_paper\\_steinberg.html](http://www.the-modernword.com/joyce/joyce_paper_steinberg.html).
- [18]陈平原.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第一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19]Levitt M. The rhetoric of modernist fiction: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M]. Mort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6.
- [20]Wordsworth W, Hobsbaum P. Selected poetry and prose [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 [21]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 李兆林,夏忠宪,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22]Taglieri G. James Joyce’s *Dubliners*[M]. New Jersey: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96.
- [23]Benstock B. Narrative con/texts in *Dubliners*[M]. London:Macmillan, 1994.
- [24]Fischer T. From reliable to unreliable narrator: rhetorical changes in Joyce’s *The Sisters* [J]. *James Joyce Quarterly*, 1971(1): 85 – 92.
- [25]Albert L. Gnomonology: Joyce’s *The Sisters*[J]. *James Joyce Quarterly*, 1990(2): 353 – 364.
- [26]Walzl F L. Joyce’s *The Sisters*: a development [J]. *James Joyce Quarterly*, 1973(4): 375 – 421.
- [27]里德. 短篇小说[M]. 肖遥,陈依,译. 北京:昆仑出版社,1993.
- [28]Head D. The modernist short story: a stud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责任编辑:黄燕 许成安)

## Modernity in *The Sisters*

WANG Ping, ZHANG Jian-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 *The Sisters* is James Joyce’s maiden work and regarded as the beginning of all of Joyce’s fiction in some way. However, it has been neglected, misjudged and hence undervalued for long home and abroad, for example, it was read as a realistic novel in Maupassant’s and Chekhov’s style. Through close textual analysis, this study examines modernity in this short story from the following: alienation theme, epiphany style and “showing” narrative, etc. It attempts to prove a precursor of modern short stories.

**Key words:** *The Sisters*; modernity; theme; style; narrative